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喻世明言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

『貴逼身來不自由，幾年辛苦踏山丘。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。萊子衣裳宮錦窄，謝公篇詠綺霞羞。他年名上凌雲閣，豈羨當時萬戶侯？』這八句詩，乃是晚唐時貫休所作。那貫休是個有名的詩僧，因避黃巢之亂，來於越地，將此詩獻與錢王求見。錢王一見此詩，大加歎賞，但嫌其『一劍霜寒十四州』之句，殊無恢廓之意。遣人對他說，教和尚改「十四州」為「四十州」，方許相見。貫休應聲吟詩四句，詩曰：

「不羨榮華不懼威，添州改字總難依。閒雲野鶴無常住，何處江天不可飛？」

吟罷，飄然而入蜀。錢王懊悔，追之不及。真高僧也。後人有詩譏誚錢王，云：

文人自古傲王侯，滄海何曾擇細流？一個詩僧容不得，如何安□望添州？

此詩是說錢王度量窄狹，所以不能恢廓霸圖，止於一十四州之主。雖如此說，像錢王生於亂世，獨霸一方，做了一十四州之王，稱孤道寡，非通小可。你道錢王是誰？他怎生樣出身？有詩為證：

項氏宗衰劉氏窮，一朝龍戰定關中。紛紛肉眼看成敗，誰向塵埃識駿雄？

話說錢王，名鏐，表字具美，小名婆留，乃杭州府臨安縣人氏。其母懷孕之時，家中時常火發；及至救之，又復不見。舉家怪異。忽一日，黃昏時候，錢公自外而來，遙見一條大蜥蜴，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，頭垂及地，約長丈餘，兩目熠熠有光。錢公大驚！正欲聲張，忽然不見。只見前後火光互天，錢公以為失火，急呼鄰裡求救。眾人也有已睡的，未睡的，聽說錢家火起，都爬起來。收拾撓鉤、水桶來救火時，那裡有什麼火？但聞房中呱呱之聲，錢媽媽已產下一個孩兒。錢公因自己錯呼救火，驚惱了鄰裡，十分慚愧，正不過意。又見了這條大蜥蜴，都是怪事。想所產孩兒，必然是妖物，留之無益，不如溺死，以絕後患。也是這小孩兒命不該絕。東鄰有個王婆，平生念佛好善，與錢媽媽往來最厚。這一晚，因錢公呼喚救火，也跑來看。聞說錢媽媽生產，進房幫。見養下孩兒，歡天喜地，抱去盆中洗浴。被錢公劈手奪過孩兒，按在浴盆裡面，要將溺死。慌得王婆叫起屈來，倒身護住，定不容他下手。連聲道：「罪過，罪過！這孩子一難一度，投得個男身。作何罪業，要將他溺死？自古道：『虎狼也有父子之情。』你老人家是何意故？」錢媽媽也在牀褥上嚷將起來。錢公道：「這孩子臨產時，家中有許多怪異，只恐不是好物，留之為害。」王婆道：「一點點血塊，那裡便定得好歹。況且貴人生產，多有奇異之兆。反為祥瑞，也未可知。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，待老身領去，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，也是一條性命。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。」錢公被王婆苦勸不過，只得留了。取個小名，就喚做婆留。有詩為證：

五月佳兒說孟嘗，又因光怪誤錢王。試看門文並后稷，君相從來豈殃亡！

古時，姜嫄感巨人跡而生子，懼而棄之於野。百鳥皆舒翼覆之，三日不死。重復收養，因名曰棄。比及長大，天生聖德，能播種五穀。帝堯任為后稷之官，使主稼穡，是為周朝始祖。到武王之世，開了周家八百年基業。又春秋時，楚國大夫鬥伯比與邲子之女偷情，生下一兒。其母邲夫人以為不雅，私棄於夢澤之中。邲子出獵，到於夢澤，見一虎跪下，將乳喂一小兒，心中怪異。那虎乳罷孩兒，自去了。邲子教人抱此兒回來，對夫人誇獎此兒：「必是異人。」夫人認得己女所生，遂將實情說了。邲子就將女配與鬥伯比為妻，教他撫養此兒。楚國土語喚「乳」做「穀」，喚「虎」做「於菟」。因有虎乳之異，取名曰穀於菟。後來長大為楚國令尹，則今傳說的楚令尹子文就是。所以說：『貴人無死法。』又說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祿。』今日說錢公滿意要溺死孩兒，又被王婆留住，豈非天命？

話休絮煩。再說錢婆留長成五六歲，便頭角漸異，相貌雄偉，膂力非常。與里中眾小兒遊戲廝打，隨你十多歲的孩兒，也弄他不過，只索讓他為尊。這臨安裡中有座山，名石鏡山。山有圓石，其光如鏡，照見人形。錢婆留每日同眾小兒在山邊遊戲，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，身穿蟒衣玉帶。眾小兒都吃一驚，齊說：「神道出現。」偏是婆留全不駭懼，對小兒說道：「這鏡中神道，就是我！你們見我，都該下拜。」眾小兒羅拜於前，婆留安然受之，以此為常。一日回去，向父親錢公說知其事。錢公不信，同他到石鏡邊照驗，果然如此。錢公吃了一驚，對鏡暗暗禱告道：「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，昌大錢宗，願神靈隱蔽鏡中之形，莫被人見，恐惹大禍。」禱告方畢，教婆留再照時，只見小孩兒的模樣，並無王者衣冠。錢公故意罵道：「孩子家眼花說謊，下次不可如此！」

次日，婆留再到石鏡邊遊戲，眾小兒不見了神道，不肯下拜了。婆留心生一計。那石鏡旁邊，有一株大樹，其大百圍，枝葉扶疏，可蔭數畝；樹下有巨石一塊，有七八尺之高。婆留道：「這大樹權做個寶殿，這大石權做個龍案。那個先爬上龍案坐下的，便是登寶殿了，眾人都要拜賀他。」眾小兒齊聲道：「好！」一齊來爬時，那石高又高，峭又峭，滑又滑，怎生爬得上？天生婆留身材矯捷，又且有智。他想着：「大樹本子上，有幾個乾靛，好借腳力。」相在肚裡了，跳上樹根，一步步攀緣而上。約莫離地丈許，看得這塊大石親切，放手望下只一跳，端端正正坐於石上。眾小兒發一聲喊，都拜倒在地。婆留道：「今日你們服也不服？」眾小兒都應道：「服了。」婆留道：「既然服我，便要聽我號令。」當下折些樹枝，假做旗旛。雙雙成對，擺個隊伍，不許混亂。自此為始，每早排衙行禮。或剪紙為青紅旗，分作兩軍交戰。婆留坐石上指揮，一進一退，都有法度；如違了，他便打，眾小兒打他不過，只得依他，無不懼怕。正是：

天挺英豪志量開，休教輕視小兒孩。未施濟世安民手，先見驚天動地才。

再說婆留到十七八歲時，頂冠束髮，長成一表人材；生得身長力大，腰闊膀開，十八般武藝，不學自高。雖曾進學堂讀書，粗曉文義，便拋開了，不肯專心，又不肯做農商經紀。在里中不幹好事，慣一偷雞打狗，吃酒賭錢。家中也有些小家私，都被他賭博，消費得七八了。爹娘若說他不是，他就驚著氣，三兩日出去不歸。因是管轄他不下，只得由他。此時，里中都喚他做錢二郎，不敢叫他小名了。一日，婆留因沒錢使用，忽然想起：「顧三郎一夥，嘗來打合我去販賣私鹽；我今日身閒無事，何不去尋他？」行到釋迦院前，打從威漢老門首經過。那威漢老是錢塘縣第一個開賭場的，家中養下幾個娼妓，招引賭客。婆留閒時，也常在他家賭錢、住宿。這一日，忽見威漢老左手上橫著一把行秤，右手提了一隻大公雞、一個豬頭回來。看了婆留便道：「二郎，連日少會。」婆留問道：「有甚好賭客在家？」漢老道：「不瞞二郎說，本縣錄事老爺有兩位郎君，好的是賭博，也肯使花酒錢。有多嘴的，對他說了，引到我家坐地，要尋人賭雙陸。人聽說是見在官府的兒，沒人敢來上樁。二郎有采時，進去賭對一局。他們都是見采，分文不欠的。」婆留口中不語，心下思量道：「兩日正沒生意，且去淘摸幾貫錢鈔使用。」便向威漢老道：「別人弱他官府，我卻不弱他。便對一局，打甚緊？只怕采頭短少，須吃他財主笑話。少停賭對時，我只說有在你處，你與我招架一聲，得采時平分便了。若還輸去，我自賠你。」漢老素知婆留平日賭性最直，便應道：「使得。」

當下漢老同婆留進門，與二鍾相見。這二鍾一個叫做鍾明，一個叫做鍾亮，他父親是鍾起，見為本縣錄事之職。漢老開口道：「此間錢二郎，年紀雖少，最好拳棒，兼善博戲。聞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裡，特來進見。」原來二鍾也喜拳棒，正投其機；又見婆留一表人材，不勝歡喜。當下敘禮畢，閒講了幾路拳法。鍾明就討雙陸盤擺下，身邊取出十兩重一錠大銀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今日與錢兄初次相識，且只賭這錠銀子。」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，說道：「在下偶然出來拜一個朋友，遇威老說公子在此，特來相會，不曾帶得什麼采來。」回頭看著漢老道：「左右有在你處，你替我答應則個。」漢老一時應承了，只得也取出十兩銀子，做一堆兒放著。便道：「小人今日不方便，在此只有這十兩銀子，做兩局賭麼？」自古道：『稍粗膽壯。』婆留自己沒一分錢鈔，卻教漢老應出銀子，膽已自不壯了。著了急，一連兩局都輸。鍾明收起銀子，便道：「得罪，得罪。」教小廝另取一兩銀子，送與漢

老，作為頭錢。漢老雖然還有銀子在家，只怕錢大郎又輸去了，只得認著晦氣，收了一兩銀子。將雙陸盤撥過一邊，擺出酒肴留款。婆留那裡有心飲酒，便道：「公子寬坐，容在下回家去，再取稍來決賭，何如？」鍾明道：「最好。」鍾亮道：「既錢兄有興，明日早些到此，竟日取樂。今日知己相逢，且共飲酒。」婆留只得坐了。兩個妓女唱曲侑酒。正是：

賭場逢妓女，銀子當磚塊。牡丹花下死，還卻風流債。

當日正在歡飲之際，忽聞叩門聲。開看時，卻是錄事衙中當直的，說道：「老爺請公子議事。教小的們那處不尋到，卻在這裡！」鍾明、鍾亮便起身道：「老父呼喚，不得不去。錢兄，明日須早來頑耍。」囑罷，向漢老說聲：「相擾。」同當直的一齊去了。婆留也要出門，被漢老雙手拉住。道：「我應的十兩銀子，幾時還我？」婆留一手劈開便走，口裡答道：「來日送還。」出得門來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今日手裡無錢，卻賭得不爽利。還去尋顧三郎，借幾貫鈔，明日來翻本。」帶著三分酒興，逕往南門街上而來。

向一個僻靜巷口撒溺，背後一人將他腦後一拍，叫道：「大郎，甚風吹到此？」婆留回頭看時，正是販賣私鹽的頭兒顧三郎。婆留道：「三郎，今日相訪，有句話說。」顧三郎道：「甚話？」婆留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兩日賭得沒興，與你告借百十貫錢去翻本。」顧三郎道：「百十貫錢卻易，只今夜隨我去，便有。」婆留道：「那裡去？」顧三郎道：「莫問，莫問，同到城外便知。」

兩個步出城門，恰好日落西山，天色漸暝。約行二里之程，到個水港口，黑影裡見纜個小船，離岸數尺。船上蘆席滿滿冒住，密不通風，並無一人。顧三郎捻起泥塊，向蘆席上一撒，撒得聲響。忽然蘆席開處，船艙裡鑽出兩個人來，咳嗽一聲。顧三郎也咳嗽相應。那邊兩個人，即便撐船攏來。顧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艙。船艙還藏得四個人。這裡兩個人下艙，便問道：「三郎，你與誰人同來？」顧三郎道：「請得主將在此，休得多言，快些開船去。」說罷，眾人拿棹動篙，把這船兒弄得梭子般去了。婆留道：「你們今夜又走什麼道路？」顧三郎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兩日不曾做得生意，手頭艱難。聞知有個王節使的家小船，今夜泊在天目山下，明早要進香。此人巨富，船中必然廣有金帛，弟兄們欲待借他些使用。只是他手下有兩個蒼頭，叫做張龍、趙虎，大有本事，沒人對付得他。正思想大郎了得，天幸適纔相遇，此乃天使其便，大膽相邀至此。」婆留道：「做官的貪贓枉法得來的錢鈔，此乃不義之財，取之無礙。」

正說話間，聽得船頭前蕩槳響，又有一個小撈船來到。船上共有五條好漢在上，兩船上一般咳嗽相應。婆留已知是同夥，更不問他。只見兩船幫近，顧三郎悄悄問道：「那話兒歇在那裡？」撈船上人應道：「只在前面一里之地，我們已是著眼了。」當下，眾人將船搖入蘆葦中歇下，敲石取火。眾好漢都來與婆留相見，船中已備得有酒肉，各人大碗酒、大塊肉吃了一頓。分撥了器械，兩隻船，十三簍好漢，一齊上前進發。

遙見大船上燈光未滅。眾人搖船攏去，發聲喊，都跳上船頭。婆留手執鐵稜棒打頭，正遇著張龍，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。趙虎望後躺便跑。滿船人都唬得魂飛魄散，那個再敢挺敵？一個個跪倒船艙，連聲饒命。婆留道：「眾兄弟聽我吩咐：只許收拾金帛，休殺害他性命。」眾人依言，將舟中輜重，恣意搬取。唵哨一聲，眾人仍分作兩隊，下了小船，飛也是搖去了。

原來王節使另是一個座船，他家小先到一日。次日，王節使方到，已知家小船被盜。細開失單，往杭州府告狀。杭州刺史董昌准了，行文各縣，訪拿真贓真盜。文書行到臨安縣來，知縣差縣尉協同緝捕使臣，限時限日的擒拿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顧三郎一夥，重泊船於蘆葦中，將所得利物，眾人十三分均分。因婆留出力，議定多分一分與他。婆留共得了三大錠元寶，百來兩碎銀，及金銀酒器、首飾又十餘件。此時天色漸明，城門已開。婆留懷了許多東西，跳上船頭，對顧三郎道：「多謝作成，下次再當效力。」說罷，進城逕到戚漢老家。漢老兀自牀上翻身，被婆留叫喚起來，雙手將兩眼揩抹，問道：「大郎何事來得恁早？」婆留道：「鍾家兄弟如何還不來？我尋他翻本則個。」便將元寶、碎銀及酒器、首飾，一頓交付與戚漢老，說道：「恐怕又煩累你應采，這些東西都留你處，慢慢的支銷。昨日借你的十兩頭，你就在裡頭除了罷。今日二鍾來，你替我將幾兩碎銀做個東道，就算我請他一席。」戚漢老見了許多財物，心中歡喜，連聲應道：「這小事，但憑大郎吩咐。」婆留道：「今日起早些，既二鍾未來，我要尋個靜辦處，打個盹。」戚漢老引他到一個小小閣兒中白木牀上，叫道：「大郎任意安樂，小人去梳洗則個。」

卻說鍾明、鍾亮在衙中早飯過了，袖了幾錠銀子，再到戚漢老家來。漢老正在門首買東買西，見了二鍾，便道：「錢大郎今日做東道相請，在此專候久了，在小閣中打盹。二位先請進去，小人就來陪奉。」鍾明、鍾亮兩個私下稱讚道：「難得這般有信義之人。」走進堂中。只聽得打齣之聲，如霹靂一般的響。二鍾吃一驚，尋到小閣中，猛見個丈餘長一條大蜥蜴，據於牀上，頭生兩角，五色雲霧罩定。鍾明、鍾亮一齊叫道：「作怪！」只這聲「作怪」，便把雲霧衝散，不見了蜥蜴。定睛看時，乃是錢大郎直挺挺的睡著。弟兄兩個心下想道：「常聞說異人多有變相，明明是個蜥蜴，如何卻是錢大郎？此人後來必然有些好外。我們趁此未遇之先，與他結交，有何不美？」兩下商量定。等待婆留醒來，二人更不言其故，只說：「我弟兄相慕信義，情願結桃園之義，不知大郎允否？」婆留也愛二鍾為人爽快，當下就在小閣內，八拜定交。因婆留年最小，做了三弟。這日也不賭錢，大家暢飲而別。臨別時，鍾明把昨日賭贏的十兩銀子，送還婆留。婆留那裡肯收，便道：「戚漢老處，小弟自己還過了。這銀，大哥權且留下。且待小弟手中乏時，相借未遲。」鍾明只得收去了。

自此日為始，三個人時常相聚。因是吃酒打人，飲博場中出了個大名，號為「錢塘三虎」。這句話，吹在鍾起耳朵裡，好生不樂。將兩個兒子禁約在衙中，不許他出外遊蕩。婆留連日不見二鍾，在錄事衙前探聽，已知了這個消息。害了一怕，好幾日不敢去尋二鍾相會。正是：

取友必須端，休將戲謔看。家嚴兒學好，子孝父心寬。

再說錢婆留與二鍾疏了，少不得又與顧三郎這夥親密，時常同去販鹽為盜，此等不法之事，也不知做下幾十遭。原來走私商道路的，第一次膽小，第二次膽大，第三第四次渾身都是膽了。他不犯本錢，大錠銀、大貫鈔的使用。僥倖其事不發，落得快活受用。且到事發再處，他也拚得做得。自古道：『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』只因顧三郎夥內陳小乙，將一對赤金蓮花杯，在銀匠家倒喚銀子，被銀匠認出是李十九員外庫中之物，對做公的說了。做公的報知縣尉，訪著了這一夥姓名，尚未挨拿。

忽一日，縣尉請鍾錄事父子在衙中飲酒。因鍾明寫得一手好字，縣尉邀至書房，求他寫一幅單條。鍾明寫了李太白《少年行》一篇，縣尉展看稱美。鍾明偶然一眼，覷見大端石硯下，露出些紙腳。推開看時，寫得有多人姓名。鍾明有心，捉個冷眼，取來藏於袖中。背地偷看，卻是所訪鹽盜的單兒，內中有錢婆留名字，鍾明吃了一驚。上席後，不多幾杯酒，便推腹痛先回。縣尉只道真病，由他去了，誰知卻是鍾明的詭計。

當下鍾明也不回去，急急跑到戚漢老家，教他轉尋婆留說話。恰好婆留正在他場中鋪牌賭色。鍾明見了，也無暇作揖，一隻臂膊牽出門外。到個僻靜處，說道如此如此，「幸我看見，偷得訪單在此。兄弟快些藏躲，恐怕不久要來緝捕，我須救你不得。一面我自著人替你在縣尉處上下使錢，若三個月內不發作時，方可出頭。兄弟千萬珍重。」婆留道：「單上許多人，都是我心腹至友。哥哥若營為時，須一例與他解寬。若放一人到官，眾人都是不乾淨的。」鍾明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說罷，鍾明自去了。這一個信息，急得婆留腳也不停，逕跑到南門尋見顧三郎。說知其事，也教他一夥作速移開，休得招風攬火。顧三郎道：「我們只下了鹽船，各鎮、市四散撐開，沒人知覺。只你守著爹娘，沒處去得，怎麼好？」婆留道：「我自不妨事，珍重，珍重。」說罷，別去。從此婆留裝病在家，准准住了三個月。早晚只演習槍棒，並不敢出門。連自己爹娘也道是個異事，卻不知其中緣故。有詩為證：

鍾明欲救婆留難，又見婆留轉報人。同樂同憂真義氣，英雄必不負交親。

卻說縣尉次日正要勾攝公事，尋硯底下這幅訪單，已不見了，一時亂將起來。將書房中小廝吊打，再不肯招承。一連亂了三日，沒些影響，縣尉沒做道理處。此時鍾明、鍾亮拚卻私財，上下使用，緝捕、使臣都得了賄賂。又將白銀二百兩，央使臣轉送縣尉，教他閣起這宗公事。幸得縣尉性貪，又聽得使臣說道，錄事衙裡替他打點。只疑道：「那邊先到了錄事之手，我也落得放鬆，

做個人情。」收受了銀子，假意立限與使臣緝訪。過了一月兩月，把這事都放慢了。正是『官無三日緊』，又道是『有錢使得鬼推磨』，不在話下。

話分兩頭。再表江西洪州，有個術士。此人：

善識天文，精通相術。白虹貫日，便知易水奸謀；寶氣騰空，預辨豐城神物。決班超封侯之貴，刻鄧通餓死之期。殃祥有准半神仙，占候無差高術士。

這術士喚做廖生，預知唐季將亂，隱於松門山中。忽一日夜坐，望見門、牛之墟，隱隱有龍文五彩，知是王氣。算來該是錢塘分野，特地收拾行囊，來游錢塘。再占雲氣，卻又在臨安地面。乃裝做相士，隱於臨安市上。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，都是等閒之輩，並無異人在內。忽然想起：「錄事鍾起，是我故友，何不去見他？」即忙到錄事衙中通名。鍾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，倒履而迎。相見禮畢，各敘寒溫。鍾起叩其來意，廖生屏去從人，私向鍾起耳邊說道：「不肖夜來望氣，知有異人在於貴縣。求之市中數日，杳不可得。看足下尊相，雖然貴顯，未足以當此也。」鍾起乃召明、亮二子，求他一看。廖生道：「骨法皆貴，然不過人臣之位。所謂異人，上應著門、牛間王氣，惟天子足以當之，最下亦得五霸、諸侯，方應其兆耳。」鍾起乃留廖生在衙中過宿。

次日，鍾起只說縣中有疑難事，欲共商議，備下酒席在吳山寺中，悉召本縣有名目的豪傑來會，令廖生背地裡一個個看過。其中貴賤不一，皆不足以當大貴之兆。當日席散，鍾起再邀廖生到衙。欲待來日，更搜尋鄉村豪傑，教他飽看。此時天色將晚，二人並馬而回。

卻說錢婆留在家，已守過三個月無事，喜歡無限。想起二鍾救命之恩，大著膽，來到縣前。聞得鍾起在吳山寺宴會，悄悄地到他衙中，要尋二鍾兄弟拜謝。鍾明、鍾亮知是婆留相訪，乘著父親不在，慌忙出來，相迎聚話。忽聽得馬鈴聲響，鍾起回來了。婆留望見了鍾起，唬得心頭亂跳，低著頭，望外只顧跑。鍾起問：「是甚人？」喝教拿下。廖生急忙向鍾起說道：「奇哉，怪哉！所言異人，乃應在此人身上，不可慢之。」鍾起素信廖生之術，便改口教人：「好好請來相見。」婆留只得轉來。鍾起問其姓名，婆留好像泥塑木雕的，那裡敢說。鍾起焦燥，乃喚兩個兒子問：「此人何姓名？住居何處？緣何你與他相識？」鍾明料瞞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此人姓錢，小名婆留，乃臨安裡人。」鍾起大笑一聲，扯著廖生背地說道：「先生錯矣！此乃里中無賴子，目下幸逃法網，安望富貴乎？」廖生道：「我已決定不差。足下父子之貴，皆因此人而得。」乃向婆留說道：「你骨法非常，必當大貴，光前耀後，願好生自愛。」又向鍾起說道：「我所以訪求異人者，非貪圖日後挈帶富貴，正欲驗我術法神耳。從此更十年，吾言必驗，足下識之。只今日相別，後會未可知也。」說罷，飄然而去。鍾起纔信道婆留是個異人。鍾明、鍾亮又將戚漢老家所見蜥蜴生角之事，對父親述之，愈加駭然。當晚，鍾起便教兒子留款婆留，勸他：「勤學槍棒，不可務外為非，致損聲名。家中乏錢使用，我當相助。」由此鍾明、鍾亮仍舊與婆留往來不絕，比前更加親密。有詩為證：

堪嗟豪傑混風塵，誰向貧窮識異人？只為廖生能具眼，頓令錄事款嘉賓。

話說唐僖宗乾符二年，黃巢兵起，攻掠浙東地方。杭州刺史董昌，出下募兵榜文。鍾起聞知此信，對兒子說道：「即今黃寇猖獗，兵鋒至近，刺史募鄉勇殺賊。此乃壯士立功之秋，何不勸錢婆留一去？」鍾明、鍾亮道：「兒輩皆願同他立功。」鍾起歡喜。當下請到婆留，將此情對他說了。婆留磨拳擦掌，躍躍願行。一應衣甲、器仗，都是鍾起支持；又將銀二十兩，助婆留為安家之費。改名錢鏐，表字具美，取「留」、「鏐」二音相同故也。三人辭家上路，直到杭州，見了刺史董昌。董昌見他器岸魁梧，試其武藝，果然熟閒，不勝之喜。皆署為裨將，軍前聽用。

不一日，探子報道：「黃巢兵數萬，將犯臨安，望相公策應。」董昌就假錢鏐以兵馬使之職，使領兵往救。問道：「此行用兵幾何？」錢鏐答道：「將在謀不在勇，兵貴精不貴多。願得二鍾為助，兵三百人足矣。」董昌即命錢鏐於本州軍伍，自行挑選三百人，同鍾明、鍾亮率領，望臨安進發。

到石鑑鎮，探聽賊兵離鎮止十五里。錢鏐與二鍾商議道：「我兵少，賊兵多；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，宜出奇兵應之。」乃選弓弩手二十名，自家率領，多帶良箭，伏山谷險要之處；先差炮手二人，伏於賊兵來路。一等賊兵過險，放炮為號，二十張強弓，一齊射之。鍾明、鍾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，準備策應。餘兵散佈山谷，揚旗吶喊，以助兵勢。

分撥已定，黃巢兵早到。原來石鑑鎮山路險隘，止容一人一騎。賊先鋒率前隊兵度險，皆單騎魚貫而過。忽聽得一聲炮響，二十張勁弩齊發。賊人大驚，正不知多少人馬。賊先鋒身穿紅錦袍，手執方天畫戟，領插令字旗，跨一匹瓜黃戰馬，正揚威耀武而來，卻被弩箭中了頸項，倒身顛下馬來。賊兵大亂。鍾明、鍾亮引著二百人，呼風喝勢，兩頭殺出。賊兵著忙，又聽得四圍吶喊不絕，正不知多少軍馬，自相蹂躪。斬首五百餘級，餘賊潰散。

錢鏐全勝了一陣，想道：「此乃僥倖之計，可一用不可再也。若賊兵大至，三百人皆為齏粉矣。」此去三十里外，有一村，名八百里。引兵屯於彼處。乃對道傍一老嫗說道：「若有人問你臨安兵的消息，但言屯八百里就是。」

卻說黃巢聽得前隊在石鑑鎮失利，統領大軍，彌山蔽野而來。到得鎮上，不見一個官軍，遣人四下搜尋居民問信。少停，拿得老嫗到來。問道：「臨安軍在那裡？」老嫗答道：「屯八百里。」再三問時，只是說：「屯八百里。」黃巢不知「八百里」是地名，只道官軍四集，屯了八百里路之遠。乃歎道：「嚮者二十弓弩手，尚然敵他不過，況八百里屯兵乎？杭州不可得也！」於是賊兵不敢停石鑑鎮上，望遙越州一路而去，臨安賴以保全。有詩為證：

能將少卒勝多人，良將機謀妙若神。三百兵屯八百里，賊軍駭散息烽塵。

再說越州觀察使劉漢宏，聽得黃巢兵到，一時不曾做得準備，乃遣人打話，情願多將金帛犒軍，求免攻掠。黃巢受其金帛，亦巡過越州而去。原來劉漢宏先為杭州刺史，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將，充募兵使。因平了叛賊王郢之亂，董昌有功，就升做杭州刺史，劉漢宏卻升做越州觀察使。漢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，屢屢欺侮；董昌不能堪，漸生嫌隙。今日巢賊經過越州，雖然不曾殺掠，卻費了許多金帛；訪知杭州到被董昌得勝報功，心中愈加不平。有門下賓客沈苛獻計道：「臨安退賊之功，皆賴兵馬使錢鏐用謀取勝。聞得錢鏐勇足備，明公若馳咫尺之書，厚具禮幣，只說越州賊寇未平，向董昌借錢鏐來此征剿。哄得錢鏐到此，或優待以結其心，或尋事以斬其首。董昌割去右臂，無能為矣。方今朝政顛倒，宦官弄權，官家威令不行，天下英雄，皆有割據一方之意。若吞並董昌，奄有杭、越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」劉漢宏為人，志廣才疏；這一席話，正投其機。以手撫沈苛之背，連聲讚道：「吾心腹人所見極明，妙哉，妙哉！」即忙修書一封：

「漢宏再拜，奉書於故人董公麾下：頃者巢賊猖獗，越州兵微將寡，難以備禦。聞麾下兵馬使錢鏐，謀能料敵，勇稱冠軍。今貴州已平，乞念唇齒之義，遣鏐前來，協力拒賊。事定之後，功歸麾下。聊具金甲一副，名馬二匹，權表微忱，伏乞笑納。」

原來董昌也有心疑忌劉漢宏，先期差人打聽越州事情，已知黃巢兵退。如今書上反說巢寇猖獗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即請錢鏐來商議。錢鏐道：「明公與劉觀察隙嫌已構，此不兩立之勢也。聞劉觀察自託帝王之貴，欲圖非望；巢賊在境，不發兵相拒，乃以金帛買和，其意不測。明公若假精兵二千付鏐，聲言相助。漢宏無謀，必欣然見納。乘便圖之，越州可一舉而定。於是表奏朝廷，坐漢宏以和賊謀叛之罪。朝廷方事姑息，必重獎明公之功。明公勳垂於竹帛，身安於泰山，豈非萬全之策乎？」董昌欣然從之，即打發回書，著來使先去。隨後發精兵二千，付與錢鏐。臨行囑道：「此去見機而作，小心在意。」

卻說劉漢宏接了回書，知道董昌已遣錢鏐到來，不勝之喜，便與賓客沈苛商議。沈苛道：「錢鏐所領二千人，皆勝兵也。若縱之入城，實為難制。今俟其未來，預令人迎之，使屯兵於城外，獨召錢鏐相見。彼既無羽翼，惟吾所制。然後遣將代領其兵，厚加恩勞，使倒戈以襲杭州。疾雷不及掩耳，董昌可克矣。」劉漢宏又讚道：「吾心腹人所見極明。妙哉，妙哉！」即命沈苛出城，迎候錢鏐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錢鏐領了二千軍馬，來到越州城外，沈苛迎住。相見禮畢，沈苛道：「奉觀察之命：城中狹小，不能容客兵，權於城外屯札，單請將軍入城相會。」錢鏐已知劉漢宏探賺之計，便將計就計，假意發怒道：「錢某本一介匹夫，荷察使不嫌愚賤，厚幣相招。某感察使知己之恩，願以肝腦相報。董刺史與察使外親內忌，不欲某來；又只肯發兵五百人。某再三勉強，方許二千之數。某挑選精壯，一可當百，特來輔助察使，成百世之功業。察使不念某勤勞，親行犒勞；乃安坐城中，呼某相見，如呼下隸，此非敬賢之道。某便引兵而回，不願見察使矣。」說罷，仰面歎云：「錢某一片壯心，可惜，可惜！」沈苛只認是真心，慌忙收科道：「將軍休要錯怪，觀察實不知將軍心事。容某進城對觀察說知，必當親自勞軍，與將軍相見。」說罷，飛馬入城去了。錢鏐吩咐手下心腹將校：如此如此。各人暗做準備。

且說劉漢宏聽沈苛回話，信以為然。乃殺牛宰馬，大發芻糧，為犒軍之禮。旌旗鼓樂前導，直到北門外館驛中坐下，等待錢鏐入見，指望他行偏裨見主將之禮。誰知錢鏐領著心腹二十餘人，昂然而入。對著劉漢宏拱手道：「小將甲冑在身，恕不下拜了。」氣得劉漢宏面如土色。沈苛自覺失信，滿臉通紅，上前發怒道：「將軍差矣！常言：『軍有頭，將有主。』尊卑上下，古之常禮。董刺史命將軍來與觀察助力，將軍便是觀察麾下之人；況董刺史出身觀察門下，尚然不敢與觀察敵體，將軍如此倨傲，豈小觀我越州無軍馬乎？」說聲未絕，只見錢鏐大喝道：「無名小子，敢來饒舌。」將頭巾望上一擲，二十餘人，一齊發作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錢鏐拔出佩劍，沈苛不曾防備，一刀刺下頭來。劉漢宏望館驛後便跑。手下跟隨的，約有百餘人，一齊上前，來拿錢鏐。怎當錢鏐神威雄猛，如砍瓜切菜，殺散眾人，逕往館驛後園來尋劉漢宏，並無蹤跡。只見土牆上缺了一角，已知爬牆去了。錢鏐懊悔不迭，率領二千軍眾，便想攻打越州。看見城中已有準備；自己後軍無繼，孤掌難鳴，只得撥轉旗頭，重回舊路。城中劉漢宏聞知錢鏐回軍，即忙點精兵五千，差驍將陸萃為先鋒，自引大軍，隨後追襲。

卻說錢鏐也料定越州軍馬必來追趕，晝夜兼行。來到白龍山下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山中擁出二百餘人，一字兒撥開。為頭一個好漢，生得如何？怎生打扮？

頭裏金線唐巾，身穿綠錦襖。腰拴搭膊，腳套皮靴。掛一副弓箭袋，拿一柄潑風刀。生得濃眉大眼，紫面拳鬚。私商船上有名人，廝殺場中無敵手。

錢鏐出馬，上前觀看。那好漢見了錢鏐，撇下刀，納頭便拜。錢鏐認得是販鹽為盜的顧三郎，名喚顧全武，乃滾鞍下馬，扶起道：「三郎久別！如何卻在此處？」顧全武道：「自蒙大郎活命之恩，無門可補報。聞得黃巢兵到，欲待倡率義兵，保護地方，就便與大郎相會。後聞大郎破賊成功，為朝廷命官；又聞得往越州劉觀察處效用。不才聚起鹽徒二百餘人，正要到彼相尋幫助，何期此地相會？不知大郎回兵，為何如此之速？」錢鏐把劉漢宏事情，備細說了一遍。便道：「今日天幸得遇三郎，正有相煩之處。小弟算定劉漢宏必來追趕，因此連夜而行。他自恃先達，不以董刺史為意；又杭州是他舊治，追趕不著，必然直趨杭州，與董家索門。三郎率領二百人，暫住白龍山下，待他兵過，可行詐降之計。若兵臨杭州，只看小弟出兵迎敵，三郎從中而起，漢宏可斬也。若斬了漢宏，便是你進身之階。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薦，前程萬里！不可有誤。」顧全武道：「大郎吩咐，無有不依。」兩人相別，各自去了。正是：

太平處處皆生意，衰亂時時盡殺機。我正算人人算我，戰場能得幾人歸？

卻說劉漢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，先鋒陸萃探知錢鏐星夜走回，來稟漢宏回軍。漢宏大怒道：「錢鏐小卒，吾為所侮，有何面目回見本州百姓！杭州吾舊時管轄之地，董昌吾所薦拔；吾今親自引兵到彼，務要董昌殺了錢鏐，輸情服罪，方可恕饒。不然，誓不為人！」當下喝退陸萃，傳令起程，向杭州進發。行至富陽白龍山下，忽然一棒鑼聲，湧出二百餘人，一字兒擺開。為頭一個好漢，手執大刀，甚是凶勇。漢宏吃了一驚，正欲迎敵。只見那漢約住刀頭，厲聲問道：「來將可是越州劉察使麼？」漢宏回言：「正是。」那好漢慌忙撇刀在地，拜伏馬前，道：「小人等候久矣。」劉漢宏問其來意。那漢道：「小人姓顧，名全武，乃臨安縣人氏。因販賣私鹽，被州縣訪名擒捉，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。近聞同夥兄弟錢鏐出頭做官，小人特往投奔。何期他妒賢嫉能，貴而忘賤，不相容納，只得借白龍山權住落草。昨日錢鏐到此經過，小人便欲殺之。爭奈手下眾寡不敵，怕不了事。聞此人得罪於察使，小人願為前部，少效犬馬之勞。」劉漢宏大喜，便教顧全武代了陸萃之職，分兵一千前行。陸萃改作後哨。

不一日，來到杭州城下。此時錢鏐已見過董昌，預作準備。聞越州兵已到，董昌親到城樓上，叫道：「下官與察使同為朝廷命官，各守一方。下官並不敢得罪察使，不知到此何事？」劉漢宏大罵道：「你這背恩忘義之賊，若早識時務，斬了錢鏐，獻出首級，免動干戈。」董昌道：「察使休怒，錢鏐自來告罪了。」只見城門開處，一軍飛奔出來，來將正是錢鏐。左有鍾明，右有鍾亮，逕衝入敵陣，要拿劉漢宏。漢宏著了忙，急叫：「先鋒何在？」傍邊一將應聲道：「先鋒在此！」手起刀落，斬漢宏於馬下。把刀一招，錢鏐直殺入陣來，大呼：「降者免死！」五千人不戰而降，陸萃自刎而亡。斬漢宏者，乃顧全武也。正是：

有謀無勇堪資畫，有勇無謀易喪生；必竟有謀兼有勇，佇看百戰百成功。

董昌看見斬了劉漢宏，大開城門收軍。錢鏐引顧全武見了董昌，董昌大喜。即將漢宏罪狀，申奏朝廷，並列錢鏐以下諸將功次。那時朝廷多事，不暇究問，乃升董昌為越州觀察使，就代劉漢宏之位；錢鏐為杭州刺史，就代董昌之位；鍾明、鍾亮及顧全武俱有官爵。鍾起將親女嫁與錢鏐為夫人。董昌移鎮越州，將杭州讓與錢鏐。錢公、錢母都來杭州居住，一門榮貴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臨安縣有個農民，在天目山下鋤田，鋤起一片小小石碑，鐫得有字幾行。農民不識，把與村中學究羅平看之。羅學究拭土辨認，乃是四句讖語。道是：

「天目山垂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塘。海門一點巽峰起，五百年間出帝王。」後面又鐫「晉郭璞記」四字。羅學究以為奇貨，留在家中。次日，懷了石碑，走到杭州府，獻與錢鏐刺史，密陳天命。錢鏐看了，大怒道：「匹夫，造言欺我？合當斬首！」羅學究再三苦求，方免。喝教亂棒打出，其碑就庭中毀碎。原來錢鏐已知此是吉讖，合應在自己身上。只恐聲揚於外，故意不信，乃見他心機周密處。

再說羅學究被打，深恨刺史無禮，好意反成惡意。心生一計：「不若將此碑獻與越州董觀察，定有好處。」想此碑雖然毀碎，尚可湊看。乃私賂守門吏卒，在庭中拾將出來。原來只破作三塊，將字跡湊合，一毫不損。羅平心中大喜，依舊包裹石碑，取路到越州去。

行了二日，路上忽逢一簇人，攢擁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兒。那孩子手中提著一個竹籠，籠外覆著布幕，內中養著一隻小小翠鳥。羅平挨身上前，問其緣故。眾人道：「這小鳥兒，又非鸚哥，又非鸚鵡，卻會說話。我們要問這孩子買他玩耍，還了他一貫足錢，還不肯。」話聲未絕，只見那小鳥兒，將頭顛兩顛，連聲道：「皇帝董！皇帝董！」羅平問道：「這小鳥兒還是天生會話？還是教成的？」孩子道：「我爹在鄉裡砍柴，聽得樹上說話，卻是這畜生。將棲竿棲得來，是天生會話的。」羅平道：「我與你兩貫足錢，賣與我罷。」孩子得了兩貫錢，歡歡喜喜的去了。羅平捉了鳥籠，急急趕路。

不一日，來到越州，口稱有機密事要見察使。董昌喚進，屏開從人，正要問時，那小鳥兒又在籠中叫道：「皇帝董！皇帝董！」董昌大驚，問道：「此何鳥也？」羅平道：「此鳥不知名色，天生會話，宜呼曰『靈鳥』。」因於懷中取出石碑，備陳來歷：「自晉初至今，正合五百之數。方今天子微弱，唐運將終；梁、晉二王，互相爭殺；天下英雄，皆有割據一方之意。錢塘原是察使創業之地，靈碑之出，非無因也。況靈鳥吉祥，明示天命。察使先破黃巢，再斬漢宏，威名方盛，遠近震悚。若乘此機會，用越、杭之眾，兼並兩浙，上可以窺中原，下亦不失為孫仲謀矣。」原來董昌見天下紛亂，久有圖霸之意，聽了這一席話，大喜道：「足下遠來，殆天賜我立功也。事成之日，即以本州觀察相酬。」於是拜羅平為軍師，招集兵馬，又於民間科斂，以充糧餉。命巧匠制就金絲籠子，安放「靈鳥」，外用蜀錦為衣罩之。又寫密書一封，差人送到杭州錢鏐，教他募兵聽用。

錢鏐見書，大驚道：「董昌反矣。」乃密表奏朝廷。朝廷即拜錢鏐為蘇、杭等州觀察。於是錢鏐更造杭城，自秦望山至於范

浦，周圍七十里。再奉表聞，加鎮海軍節度使，封開國公。董昌聞知朝廷累加錢鏐官爵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賊狗奴，敢賣吾得官耶？吾先取杭州，以洩吾恨。」羅平諫道：「錢鏐異志未彰，且新膺寵命，討之無名。不若詐稱朝命，先正王位。然後以尊臨卑，平定睦州，廣其兵勢。假道於杭，以臨湖州。待錢鏐不從，乘間圖之；若出兵相助，是明公不戰而得杭州矣。又何求乎？」董昌依其言，乃假裝朝廷詔命，封董昌為越王之職，使專制兩浙諸路軍馬，旗幟上都換了越王字號。又將靈碑及「靈鳥」宣示州中百姓，使知天意。民間三丁抽一，得兵五萬，號稱十萬，浩浩蕩蕩，殺奔睦州來。睦州無備，被董昌攻破了。停兵月餘，改換官吏。又選得精兵三萬人，軍威甚盛。自謂天下無敵，謀稱越帝。徵兵杭州，欲攻湖州。錢鏐道：「越兵正銳，不可當也，不如迎之。待其兵頓湖州，遂乘其弊，無不勝矣。」於是先遣鍾明卑詞犒師，續後親領五千軍馬，願為前部自效。董昌大喜。行了數日，錢鏐偽稱有疾，暫留途中養病。董昌更不疑惑，催兵先進。有詩為證：

勾踐當年欲豢吳，卑辭厚禮破姑蘇。董昌不識錢鏐意，猶恃兵威下太湖。

卻說錢鏐打聽越州兵去遠，乃引兵而歸。挑選精兵千人，假做越州軍旗號，遣顧全武為先鋒，來襲越州。又吩咐鍾明、鍾亮，各引精兵五百，潛屯餘杭之境。吩咐：「不可妄動。直待董昌還救越州時節，兵從此過，然後自後掩襲。他無心戀戰，必獲全勝。」分撥已定，乃對賓客鍾起道：「守城之事，專以相委。越州乃董賊巢穴，吾當親往觀變。若巢穴既破，董昌必然授首無疑矣。」乃自引精兵二千，接應顧全武軍馬。

卻說顧全武打了越州兵旗號，一路並無阻礙，直到越州城下。只說催糧攻城火器，賺開城門。顧全武大喝道：「董昌僭號，背叛朝廷。錢鈞使奉詔來討，大軍十萬已在城外矣。」越州城中軍將，都被董昌帶去，留的都是老弱，誰敢拒敵？顧全武逕入府中，將偽世子董榮及一門老幼三百餘人，拘於一室，分兵守之。恰好杭州大軍已到，聞知顧全武得了城池，整軍而入，秋毫無犯。顧全武迎錢鏐入府。出榜安民已定，寫書一封，遣人往董昌軍中投遞。書曰：「鏐聞：『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。』今唐運雖衰，天命未改。而足下妄自矜大，僭號稱兵。凡為唐臣，誰不憤疾？鏐迫於公義，輒遣副將顧全武率兵討逆。兵聲所至，越人倒戈。足下全家，盡已就縛。若能見機伏罪，尚可全活。乞早自裁，以救一家之命。」

卻說董昌攻打湖州不下，正在帳中納悶。又聽得靈鳥叫聲：「皇帝董，皇帝董！」董昌揭起錦單看時，一個眼花，不見靈鳥，只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，在金絲籠內掛著。認得是劉漢宏的面龐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。眾將急來救醒，定睛半晌，再看籠子內，都是點點血跡，果然沒了靈鳥。董昌心中大惡，急召羅軍師商議，告知其事。問道：「主何吉凶？」羅平心知不祥之兆，不敢直言，乃說道：「大越帝業，因斬劉漢宏而起。今漢宏頭現，此乃克敵之徵也。」說猶未了，報道：「杭州差人下書。」董昌拆開看時，知道越州已破，這一驚非小。羅平道：「兵家虛虛實實，未可盡信。錢鏐托病回兵，必有異謀，故造言以煽惑軍心，明公休得自失主張。」董昌道：「雖則真偽未定，亦當回軍，還顧根本。」羅平叫將來使斬訖，恐泄漏消息。再教傳令：「並力攻城。」使城中不疑，夜間好辦走路。是日攻打湖州，至晚方歇。捱到二更時分，拔寨都起。驍將薛明、徐福各引一萬人馬先行，董昌中軍隨後進發，卻將睦州帶來的三萬軍馬，與羅平斷後。湖州城中見軍馬已退，恐有詭計，不敢追襲。

且說徐、薛二將，引兵晝夜兼行，早到餘杭山下。正欲埋鍋造飯，忽聽得山凹裡連珠炮響，鼓角齊鳴。鍾明、鍾亮兩枝人馬，左右殺將出來。薛明接住鍾明廝殺，徐福接住鍾亮廝殺。徐、薛二將，雖然英勇，爭奈軍心惶惑，都無心戀戰；且晝夜奔走，俱已疲倦，怎當虎狼般這兩枝生力軍？自古道：『兵離將敗。』薛明看見軍伍散亂，心中著忙，措手不迭，被鍾明斬於馬下。拍馬來夾攻徐福，徐福敵不得二將，亦被鍾亮斬之。眾軍都棄甲投降。二鍾商議道：「越兵前部雖敗，董昌大軍隨後即至，眾寡不敵。不若分兵埋伏，待其兵已過去，從後擊之。彼知前部有失，必然心慌鼠竄，然後可獲全勝矣。」當下商量已定，將投降軍眾縱去，使報董昌消息。

卻說董昌大軍正行之際，只見敗軍紛紛而至。報道：「徐、薛二將，俱已陣亡。」董昌心膽俱裂，只得抖擻精神，麾兵而進。過了餘杭山下，不見敵軍。正在疑慮，只聽後面連珠炮響，兩路伏兵齊起，正不知多少人馬。越州兵爭先逃命，自相蹂躪，死者不計其數。直奔了五十餘裡，方纔得脫。收拾敗軍，三停又折一停，只等羅平後軍消息。誰知睦州兵雖然跟隨董昌，心中不順。今日見他回軍，幾個裨將商議，殺了羅平，將首級向二鍾處納降，並力來追董昌。董昌聞了此信，不敢走杭州大路，打寬轉打從臨安、桐廬一路而行。

這裡錢鏐早已算定，預先取鍾起來守越州，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。卻教顧全武領一千人馬，在臨安山險處埋伏，以防竄逸。董昌行到臨安，軍無隊伍，正當爬山過險，卻不提防顧全武一枝軍衝出。當先顧全武一騎馬，一把刀，橫行直撞，逢人便殺，大喝：「降者免死！」軍士都拜伏於地，那個不要性命的敢來交鋒！董昌見時勢不好，脫去金盔、金甲，逃往村農家逃難，被村中綁縛獻出。顧全武想道：「越兵雖降，其勢甚眾，怕有不測。」一刀割了董昌首級，以絕越兵之意。重賞村農。

正欲下寨歇息，忽聽得山凹中鼓角震天。塵頭起處，軍馬無數而來。顧全武道：「此必越州軍後隊也。」綽刀上馬，準備迎敵。馬頭近處，那邊擁出二員大將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鍾明、鍾亮，為追趕董昌到此。三人下馬相見，各敘功勳。是晚，同下寨於臨安地方。次日，拔寨都起。行了二日，正迎著錢鏐軍馬。原來錢鏐哨探得董昌打從臨安遠轉，怕顧全武不能了事，自起大軍來接應。已知兩路人馬，都已成功，合兵回杭州城來。真是個：

喜孜孜鞭敲金鐙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回。

顧全武獻董昌首級，二鍾獻薛明、徐福、羅平首級。錢鏐傳令：向越州監中取董昌家屬三百口，盡行誅戮，寫表報捷。此乃唐昭宗皇帝乾寧四年也。

那時中原多事，吳越地遠，朝廷力不能及。聞錢鏐討叛成功，上表申奏，大加歎賞。錫以鐵券誥命，封為上柱國彭城郡王，加中書令。未幾，進封越王，又改封吳王，潤、越等十四州得專封拜。此時錢鏐志得意滿，在杭州起造王府宮殿，極其壯麗。父親錢公已故，錢母尚存，奉養宮中，錦衣玉食，自不必說。鍾氏冊封王妃；鍾起為國相，同理政事；鍾明、鍾亮及顧全武俱為各州觀察使之職。

其年大水，江潮漲溢，城垣都被衝擊。乃大起人夫，築捍海塘，累月不就。錢鏐親往督工，見江濤洶湧，難以施功。錢鏐大怒，喝道：「何物江神？敢逆吾意！」命強弩數百，一齊對潮頭射去，波浪頓然斂息。不勾數日，捍海塘築完，命其門曰『候潮門』。

錢鏐歎道：「聞古人有云：『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錦夜行耳。』」乃擇日往臨安，展拜祖父墳塋，用太牢祭享。旌旗鼓吹，振耀山谷。改臨安縣為衣錦軍，石鑑山名為衣錦山。用錦繡為被，蒙覆石鏡。設兵看守，不許人私看。初時所坐大石，封為衣錦石；大樹封為衣錦將軍，亦用錦繡遮纏。風雨毀壞，更換新錦。舊時所居之地，號為衣錦里，建造牌坊。販鹽的擔兒，也裁個錦囊韜之，供養在舊居堂屋之內，以示不忘本之意。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席，遍召裡中故舊，不拘男婦，都來宴會。其時，有一鄰嫗，年九十餘歲，手提一壺白酒，一盤角黍，迎著錢鏐，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錢婆留今日直恁長進，可喜，可喜！」左右正欲么喝，錢鏐道：「休得驚動了他。」慌忙拜倒在地，謝道：「當初若非王婆相救，留此一命，怎有今日？」王婆扶起錢鏐，將白酒滿斟一甌送到，錢鏐一飲而盡；又將角黍供去，鏐亦啖之。說道：「錢婆留今日有得吃，不勞王婆費心，老人家好去自在。」命縣令撥里中肥田百畝，為王婆養終之資。王婆稱謝而去。

只見里中男婦畢集，見了錢鏐蟒衣玉帶，天人般妝束，一齊下跪。錢鏐扶起，都教坐了，親自執觴送酒。八十歲以上者，飲金杯；百歲者，飲玉杯。那時飲玉杯者，也有十餘人。錢鏐送酒畢，自起歌曰：

「三節還鄉掛錦衣，吳越一王駟馬歸。天明明兮愛日揮，百歲荏兮會時稀。」

父老皆是村民，不解其意，面面相覷，都不做聲。錢鏐覺他意不歡暢，乃改為吳音再歌。歌曰：

「你輩見儂底歡喜，別是一般滋味子。長在我儂心子裡，我儂斷不忘记你。」  
歌罷，舉座歡笑，都拍手齊和。是日，盡歡而罷。明日又會，如此三日，各各有絹帛賞賜。開賭場的戚漢老已故，召其家，厚賜之。仍歸杭州。

後唐王禪位於梁，梁王朱全忠改元開平，封錢鏐為吳越王，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。錢鏐雖受王封，其實與皇帝行動不殊，一般出警入蹕，山呼萬歲。據歐陽公《五代史·敘》說，吳越亦曾稱帝改元，至今杭州各寺院有天寶、寶大、寶正等年號，皆吳越所稱也。自錢鏐王吳越，終身無鄰國侵擾，享年八十有一而終，諡曰武肅。傳子元瓘，元瓘傳子佐，佐傳弟俶。宋太祖陳橋受禪之後，錢俶來朝。到宋太宗嗣位，錢俶納土歸朝，改封鄧王。錢氏獨霸吳越凡九十八年，天目山石碑之識，應於此矣。後人有詩讚云：  
將相本無種，帝王自有真。昔年鹽盜輩，今日錦衣人。石鑑呈形異，廖生決相神。笑他皇帝董，碑識枉殘身。